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人部五 夫婦 賢婦人 惡婦

夫婦一

增易曰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又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　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　詩曰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又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曰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又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儀禮曰夫婦一體也　周禮曰夫尊于朝妻貴于室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稱尊故齊等言也　又

曰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曰男君故謂妻曰女君也

彙苑曰夫扶也以道扶接者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

婦字從女從帚葢女持帚以奉灑埽也　又曰妻之為

言齊也以禮問而得與夫敵體　又曰嬪嬪者賓也葢

取相敬如賓之義也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

以設夫婦象也　又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　列女傳

曰惟夫婦為同庖　又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

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

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禮儀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史記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　杜欽

傳曰妻者夫之陰子者父之陰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

夫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

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

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　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

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夫婦二

增左傳曰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後漢書曰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荅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　又曰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　又曰馮良字君卿志行髙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

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又曰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魏略曰鍾繇老而納正室葢取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之義　吳志曰顧愷字子通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出省之愷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趣令妻還其貞潔不濁亂如此

夫婦三 慢夫　薄婦　妻黨並附

原齊體 夫婦齊體　同心 詩僶俛同心　二物　一齊 左傳為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　禮記一與之齊

增　畫眉　捉鼻

漢書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世說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種玉　陳金

搜神記楊雍伯嘗設漿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得璧遂娶之　江南野史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不治財產後將奈何答曰歲晚必得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以徃錫賚頗厚以所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今比諸兄弟何為勝邪

內子　細君

禮曾子問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注云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殷事殷

戯之事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名于細君注云以肉歸遺細君是自損割其名細君東方朔妻名或曰細小也

原占鳳凰　附絲蘿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古詩與君結新婚兎絲附女蘿

增詩咏鵲巢　禮榮瞿弟　並杜牧宋叔康妻制

沔南醜女　亭伯美妻　襄陽傳蜀黃承彥沔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婚即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唐書崔顥字亭伯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

白狐九尾　孔雀二目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尾九者王之證也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龎龎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之謂之女嬌　帝后傳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

畫二孔雀于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之

堪作夫人 **起呼侍婢** 晉書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 世說王衍嘗嫉其妻貪口不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下不得行衍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阿堵物去

婦人卿壻 **瞽女完婚** 世說王安豐妻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于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 宋史周恭叔自太學讀書時嘗議母黨之女為婚及登科後其女雙瞽女家且貧不敢復舉議恭叔無所嫌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先生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鄒忌衣冠 **懷恩姿狀** 戰國策鄒忌修八尺有餘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

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自視又弗如遠甚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唐書權懷恩姿狀沉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詔求故劒　綱鑑漢宣帝初聘許廣漢女及即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使伃為皇后

笑著新衣　世説桓車騎沖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桓公大笑著之

馬脯牛頭　三輔決錄注丁邯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官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得搥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田居蠶室　南齊書卞彬字士蔚性嗜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蠶室

梁鴻夫婦　裴澤恩好

本傳孫晷字文度時會稽虞喜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北史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

婚辭宰相　會卜房幃

唐書王義方泗州人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女義方辭不敢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也　玉堂閒話涇州書記薛昌緒為人迂僻與妻相見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幃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

慢夫矜才於婦　庸奴其夫

左傳叔向謂鬷明曰昔賈大夫惡娶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

言不笑夫史記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不樂王郎　微嫌盧彖

世說謝夫人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太傅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女史唐盧彖暮年為校書郎晚娶崔氏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顏色盧請賦詩述懷崔立成一絕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是妾身生較晚不及盧家年少時

薄妻蕩舟　扃户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唐書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事時謂妒癡

作書告别　誣客逐妻

漢書竇元形貌絶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作書與元告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　唐書令狐建

擢左神武大將軍其妻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彙之誣與門下客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寶臣請業劾無狀

機絲題句 伽藍記王肅在江南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為尼亦来奔作詩贈肅云本為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謝曰針是貫絲物目中常紝絲得帛縫新去何能似故時肅甚恨遂造正覺寺憩之

織錦題詩 晉書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性聰慧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以行蘇氏悔恨因織錦為迴文五綵相宣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横反覆皆為文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以寄滔

怒犯齋宮 **晝入內閤** 漢官儀周澤字稚卿為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為干犯齋禁收送詔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矯激不實 北齊書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

書入内閣為狗所吠

妻黨戒弟勿来　責姪不進　世說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来平平耳汝可以無煩復往　又曰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夫人幼度之妹遏之姑也

麈尾指牀　檳榔貯斛　晉書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導早為顯官充嘗詣導舍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　南史劉穆之少貧恒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君何需此妻容為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敢對夫梳洗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夫婦四

原饋食齊眉 漢書梁鴻妻孟光饋食舉案齊眉 增預為娶婦 後漢書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大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邊當經其家大母以封當還預為娶婦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娶曾罵已 國策人有挑其隣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原上酒酬酢 晉書何曾閨門整肅年老相見皆整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焉

貧戾小損 世說王衍妻郭氏貪戾無猒不能禁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憚之衍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言不可郭氏為之小損

增呼為鄉里 南史張彪敗謂妻楊氏呼為鄉里曰我不忍鄉里落他處 又沈約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富不易妻 唐書太宗謂尉遲恭曰朕欲以

女妻卿何如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夢返寫詩 萬花谷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秉筆寫詩曰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䰟不怕嶮飛過大江西書生恠而記之後家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夢之夕乃發書之日

供具紙筆 郡國雅譚王元若病風月終于貧病妻黄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黄氏中夜必先起燃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誼聯瓜葛 彙苑與君新為婚瓜葛相結連喻夫婦也

情協金蘭 古詩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

夫婦五

原詩漢秦嘉贈婦詩曰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桂帳

煢煢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為

又留郡贈婦詩曰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遥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又曰皇靈無私親為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别思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

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為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又曰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坐起為不寧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慚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敘我情

魏徐幹挽船士新娶妻別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

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又室思詩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晉傅元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嬿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

令顔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黄金装　陸機為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凡如何耽時寵游宦忘歸寧雖為三載婦顧景媿虚名歲暮饒悲風洞房涼且清撫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瑶與瓊　潘岳内顧詩曰静居懐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欝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丹榮渌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焉移絺綌漫漫三十里迢迢遠行容馳情戀

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永願言良不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　嵇含伉儷詩曰余執百兩轡之子詠采蘩我憐聖善色爾悅慈姑顏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緜夏揺比翼扇冬卧蛩蛩氈饑食並根粒渇飲一流泉朝蒸同心棃暮庖比目鮮挹用合巹酳受以連理盤朝采同本芝夕擷駢穗蘭臨軒樹萱草中庭植合歡　宋孝武帝擬室思詩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　顏延之秋

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来相依驚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如何久為别百行愆諸已媿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涘　梁徐悱贈内詩曰日暮想青陽躡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游塵掩玉牀不見可憐影空餘黼帳香彼美情多樂挾瑟坐高堂豈忘離憂日向隅心獨傷聊因一書札以待

九迴腸　增　唐白居易贈内詩曰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况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兾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使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飲食不過飽與温蔬食足充飽何必膏梁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遺訓清白傳子孫我亦若貧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原書後漢秦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令遣車往想必自力　秦嘉妻徐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㩗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廹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

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
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
氷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
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恩割
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
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恨恨
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

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自所弹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娱耳　妻又報嘉書曰旣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慇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好有誰榮之歎

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尚待君還未奉光儀則
寶釵不列也未待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梁何遜為衡
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
如今别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
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别鶴心如膏火獨
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
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虚路邇人遐音塵寂絶一
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遅枉瓊瑶慰其

杼軸　周庾信為上黄侯世子與婦書曰昔仙人道引
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劒匣鶴别琴
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
别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
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
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陳
伏知道為王寛與婦義安主書曰昔魚嶺逢車芝田息
駕雖見妖嬈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慚

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憶奠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摛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窻獨坐姮娥笑人

賢婦人一

增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禮記曰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禮秋官疏曰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　東漢皇后紀曰婉静有禮　漢書曰家貧思賢妻　列女傳曰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清閑貞静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静有法是謂婦德　李氏傳

曰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文選曰婉嫕淑慎　陳子昂
曰姆師酒食之議女工纂組之緐莫不總制清衷洪宣
懿則茂蘋蘩之雅訓協沼沚之芳猷禀柔成性緼粹含
章窈窕之秀婉孌之資　又曰貞節峻于寒松韶儀儼
于温玉　又曰温慈惠和信肅修睦行有法度動有禮
經嚴恪以理家人琴瑟以和君子則已含弘光大矣若
乃宗廟哀敬仁孝也娣姒祇和謙順也蠲潔酒食婦儀
也黼黻元黄女工也洪此四德而務六親可以作範母

儀昭宣壼則矣　張說曰希眄睞者若遅日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蕙　王維曰静無違禮故組織有常訓動必有節故環珮有常聲

賢婦人二

原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增左傳曰趙姬請趙衰曰請逆盾及其母叔隗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固請逆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以

盾為才使為嫡子使其子下之　原列女傳曰楚昭貞
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漸臺
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
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名若必以符
令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
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
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
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蚤死其

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納之五日而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曰暑日苦曝獨自採桑吾行道遠

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婦高行者梁之賢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塡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

之義一往不改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增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我者可全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塟之號曰貞義　原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

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禮修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絶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絶後郡内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決烈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慷慨以死為誓　又曰丹陽羅静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為同縣朱曠所聘婚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絶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静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

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

又曰犍為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

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　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遠嫌不歸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宗婦慼之曰何貴義輕生如此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稱故豫刑以明我情耳　又曰吴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廹之姬遂

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趣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于是迎者空返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殷氏女名紀配性聰敏達于詩書進退閑暇伯亡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為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

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本州所辟至壽春盜害之刺史尹曜捕得盜榮手刄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為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顔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之吏為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又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之 增後漢書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

李阜與竇憲厚善尚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也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晉記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盧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

唐書曰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已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制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為婢許之女

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頼而生母兄將刑徧拜四方女問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問父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駭歎詔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誄

又曰衢方厚為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孰付吏方厚即以死告卧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方厚閉久乃絶妻程氏懼幷死不敢哭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刵陳冤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

正貞官　孔帖曰符鳳妻某氏殊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某氏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于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沉于海　遼史曰蕭氏耶律諾妻小字意辛嘗與娣姒㑹爭言獻魅以取夫寵意辛曰獻魅不如禮法衆問其故曰修已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寛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為禮法自然取重于夫以獻魅獲寵獨不愧于心乎聞者大慚　又

曰蕭氏小字顔哩耶律珠展妻居珠展喪極哀毁旣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珠展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妾復何依恃自刄而卒又曰蕭氏小字綏蘭耶律中妻天慶中為賊所執潛置刄于履誓曰人欲汚我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為五院都監及金兵略地嶺南中守節死綏蘭悲慼不形人恠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賢婦人三 節烈並入 智識 才略 文學並附

原德配

道成 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之德如鳲鳩乃可配焉 詩序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姆教

婦式 姆是女師教以德 禮周禮婦之式

采蘩 詩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種橘 吳志李衡遣人于武陵龍陽洲作宅種甘橘千樹臨死敕兒曰洲上有木奴千頭亦當足衣食耳母曰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曰益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也

窺御

鮮園 史記晏子相齊其御之妻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妻請去是後夫自抑損晏子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 謝道韞事詳嫂叔

齊眉 後漢梁鴻字伯鸞賃舂于皐伯通廡下妻孟光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

割鼻 梁高行詳前

婉娩

窈窕 禮記婉娩聽從注婉言語婉容貌也 詩窈窕淑女

增**織屨** **投畚**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君以織屨為食今如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而狥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列女傳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妾不能為人所制投畚而去

碩人 **賢室** 詩注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之詩 彙苑唐李逈秀妻謂之賢室

郤吊 **庭趨** 左傳齊莊公襲莒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于郤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郤吊乃吊其室按杞梁即

杞殖　唐書曰令狐峘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峘以前輩迎謁頗怏怏以告其妻妻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君不以此禮見映即黜死亦不恨峘乃以客禮見映映憾奏貶為衢州別駕

辭餉　**負薪**　南史朱百年妻亦有高行百年卒于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延師　山陰沈繹之年十五廢學其妻石氏拜舅姑曰新婦姊妹皆為士人妻房頹自出求修延師教之得為士庶不辱門戶

窺友　世說山濤與嵇阮契合金蘭妻韓氏覺公與二人有異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具酒食夜穿牖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勝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救夫　**先姊**　後漢書蔡琰嫁于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賓客滿座操曰

蔡伯喈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痛操乃出祀罪 世說袁隗妻馬融女少有才辯隗謂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前行可乎對曰妾姊高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

却爪歸茗

明語林劉寧洪武中任刑部主事夫人安氏方櫛髮有以爪盛銀餽者安氏被髮呼僕扚送于朝 又曰鄭曉嘉靖中為文選郎有餽金者上覆以茗公謂茗也受之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整理其茗覆筐如初歸之

剺腸斷髮

元史至正十五年有周人婦毛氏美隨夫避亂麻騭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曰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剺其腸而去 唐書崔繪死妻盧氏少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沖早亡表求繼室詔許之思沖歸幣三百舉盧曰吾再辱于人乎是夕糞穢面還崔含斷髮自誓思沖以聞武后不奪其志詔為尼以

終

守城　投井

列女傳賊圍契平縣鄒保英任刺史領兵討賊既而賊孤援寡將陷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焉　隋紀裴倫為渭源令城為賊所陷倫遇害妻柳氏年四十二女及兒婦皆有美色柳氏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義不受辱與汝等同死何如其女等皆垂泣曰惟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二女及兒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封髮　斷臂

唐書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年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氏不答引繩束髮以帛封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開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五代史王凝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一子尚幼凝妻李氏攜子負骸骨歸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泣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之白于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束髮

漬衣

輟耕錄王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于吳山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書付四句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相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守素遂亦束髮簪冠著道士服奉夫遺尸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于得道 又曰潭州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至元間寇起與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欲先污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寇信之更取衣三玉投水死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尸逆流附父舟移舟遡河而上尸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因痛哭而收斂其尸

原挽鹿車 臥牛衣

後漢書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資送甚盛宣不悅妻曰既承奉君子唯命是聽乃衣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至司隸 漢書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呼曰京師尊貴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

泣後韋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韋不從竟死獄中

頌椒花　詠柳絮晉書劉臻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　世說謝道韞王凝之妻謝安姪女詳叔姪

林下風　一閨中秀世說王凝之妻謝氏道韞有才辯同郡張元妹有才質適于顧氏張元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尼答曰王家夫人神情朗徹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氷清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殺江充　罵姚萇晉書張茂妻陸氏茂為吳郡守被江充所殺陸氏傾産率茂部曲為先登討充充敗為陸所殺　又曰苻登妻毛氏善騎射登為姚萇所殺乃率壯士與萇戰殺傷甚衆為萇所執罵萇而死

戒失學　勸立功後漢書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樂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一絲之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至于丈匹今若斷斯織

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從學中道而歸何異斷斷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唐書薛仁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

拔圍出夫　踰城救父 晉書劉遐妻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出遐于萬人之中又田防為亂遐應之妻止之不從乃密燒甲都盡　又曰荀崧女灌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欲求救于平南將軍石覽灌時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師兵至賊走

陝境不雨　韓市呼天 晉書陝婦人嫠居事叔姑甚謹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誅之鳥哀鳴尸上盛夏暴之十日不腐蟲獸亦不敢近境內經年不雨呼延謨為太守謁其墓諡曰貞烈婦其日大雨　史記聶政殺韓相俠累披面抉目自屠死韓購以千金久之政姊嫈聞之曰吾弟為吾在重自刑以絕

妾柰何畏沒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乎乃之韓市呼天者三死政之旁

臨危請姑　代夫留獄

晉禮志陳詵妻遭亂詣賊請活姑命王懋期議曰鄃野人而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孝矣　後漢書盛道妻趙氏字媛姜益部亂道聚衆起兵敗當死媛姜夜告道逃建立門戶妾留獄代君媛姜乃解道桎梏子翔五歲令攜走度道已遠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會赦放歸終身不娶

官大家昌　夫耕妻餉

列女傳陶大夫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怒曰子能薄而官大是謂蒙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之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請去　晉書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相同能安苦節夫耕于前婦餉于後

身先國稅　家禁時妝

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夫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

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来輸稅行逢曰夫人何自苦如此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乎 因話錄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

椎髻改妝 澣衣被絮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家貧不娶同縣孟氏女貌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妝飾入門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俱隐深山耳乃衣綺縞傅粉黛豈鴻所願哉妻曰將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更為改妝椎髻著布衣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 晉書吳隐之為晉陵太守妻冬月無被欲澣衣則被絮紡織以供朝夕

禮儀規矩 祖德儒風 史通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者鮮矣嘉字士會隴西人李白集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

人一為陳雲妻一為劉勸妻皆編户氓也因名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容樸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締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人出游不返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傳正告以將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里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乎

以康為諡　送别作詩

魯史黔婁死曾子與其門人往弔之見其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為諡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諡為康乎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其諡曰康不亦宜乎　侯鯖録

宋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璞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時有人作詩送行否璞曰獨臣妻有詩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歌成黃鵠

列女傳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黃鵠之歌明已之不肯二適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求

樹宿鴛鴦

又曰韓憑為楚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焉奪何因憑何乃作烏鵲歌二首以見志又作書荅夫憑得書自殺何即陰腐其衣與王登臺遽自投下得遺書于帶間曰願以尸還韓氏合葬王大怒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于塚枝連于上根交于下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栖其樹朝夕悲鳴人皆謂韓大夫之精魂也

粉書扉上　鞋易市中

後漢書陰瑜妻荀爽女也名采早寡父母欲強嫁郭奕奕

以詐疾召采采歸而懷白刄與執奪不得已到郭氏偽為歡建四燈共談弈敚憚之及曙弈出采叱左右辦浴既入室以粉書扉曰尸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帶自縊死 侯鯖録程公鵬舉在宋季被掠于張萬户家為奴張以所掠宦家女妻之婚三日即謂夫曰君才貌非久在人下者何不為去計乎夫疑其試已訴于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夫愈疑又訴于張張命出之賣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曰執此可期相見矣程感悟奔歸至元朝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遣人攜鞋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以所成布匹償賣價乞身為尼見居某菴遣人即往故遺鞋履于地尼問其由具道所以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吾主母也尼曰歸見程相公與夫人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再娶亦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具禮迎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蘭陵縣君 安南節婦 彙苑韋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亂雍

被刼雍妻蕭氏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及蕭氏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遂自死文帝太和中贈為蘭陵縣君　唐紀全節婦者安南賊帥齊亮之母也夫死以忠義誨其子亮不聽遂絕之自田而食自紡而衣代宗大歷初下詔褒之乃賜以兩丁奉養號曰節婦

雙節一門　二尸同處

彙苑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生一女方二歲生一男纔五月姑先卒舅游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勸之改適俞斷髮自誓強之欲自刎乃止以紡績為業教育子女女長嫁俞邦明亦早寡誓死不改節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　又曰嚴庸為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溺水死妻袁氏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尸不見遂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于沙際見二尸同處焉皆以為節義之感有司以事聞表為貞烈

詔贈夫人　石旌烈女

唐書薛仁杲降將旁公地復叛所過剽害掠王氏女

醉寢于野王取公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崇義夫人　孔帖韓楚言軍敗妻李語之曰君常辱成汭軍敗且支解不如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成汭畏其烈以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

入幃別目　投棺割耳　唐書房玄齡微時病幾死謂妻盧氏曰吾病革卿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幃別一目以示玄齡明無他志會玄齡病尋愈禮之終身　彙苑魏溥妻房氏幼有烈操年十六溥卒及斂房乃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其姑劉氏曰新婦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以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

投清風嶺　號節婦墓　彙苑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王貞婦與舅姑夫俱被執既而舅姑及夫皆死主將見其美欲納之恐其自縊乃令俘婦雜守之明年春師還行至嵊縣之清風嶺下絕壑處

貞婦視守者少懈投崖而死郡守立石祠嶺上　又曰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過臨江歐陽希文與妻廖氏共挾其母走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夫潛負以逃賊執廖欲汙之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氏大罵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渤海夫人　盧江小吏

渤海封夫人諱絢字景文善草隷工文章咸通中適殷校書庚子冬賊起遂為所俘夫人正色奮袂大罵賊怒殺之殷校書歸揮淚大慟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殯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世稱渤海夫人焉　冢守記合肥有小吏港漢建安中盧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時人憐之遂名其地

忠臣之婦　宰相之妻

後漢書皇甫規妻善屬文兼工草書規卒董卓以厚禮聘之妻乃詣軍門自陳卓使侍者拔刀圍之妻知不免大罵曰君西羌之種毒害天下

猶未足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汝其走吏敢行非禮卓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速盡為恵遂死車下　世説唐宰相元載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聞於掖庭後載既得罪代宗欲令王氏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昭陽長信之事即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

鉛膏絺綌　寶帶異袍

唐書盧惟清貶播州尉妻徐還鄉里糲食斥鉛膏絺綌不御會大赦徐間關往迎惟清至荆州聞惟清死二僕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　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州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還　又曰趙州刺史高叡為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默啜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汝官不降且死叡視妻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言賊知不可屈乃殺之

澗生席草　守剪皮金

語林

無錫儲福靖難兵至調曲靖衛卒挈家行日夜涕泣守義而死妻范氏養姑韓氏每哭其夫輒走山谷中大號不欲姑聞之也一日范至澗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席草因取以織席售而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卒范營葬爲廬于墓側亦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　又曰王烈婦者劉女也夫死容製斂服盡飾又剪一皮金爲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　待夫完配晨煎其夫扃戶自縊有異風敫起者再

撫妾守喪　語林解縉胡廣兩家皆有孕成祖命指腹爲婚縉生子廣生女上與定聘後縉死詔獄子戍邊廣欲離婚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之婚上所定也誰敢易之後縉子遇赦還遂爲夫婦　又曰樂清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妊而文寶且死金氏聞堅請往視文寶一見即逝金氏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禮部郎景泰時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金氏聞之曰汝能死諫我無恨也疏上忤旨杖

幾死錮詔獄金氏怡然後綸官至禮部侍郎

智識饋飧寘璧　謝使鮮環

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　戰國策齊襄王以太史氏為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否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雞餐謝客　粟粥待夫

漢書武帝微行嘗夜至柏谷投逆旅主人求漿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餐以謝客　世說魏許允為吏部郎多用鄉里明帝收之妻阮氏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

檢校為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而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釋允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自若云無憂尋當還作粟粥以待須之允果至

丹陽復還　武龍得免

通鑑吳丹陽尹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王即位衡憂懼欲奔魏妻曰不可瑯琊王素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因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乃當逆見優饒衡如妻言果詔曰丹陽尹李衡以往事之嫌自居囚獄其遣還郡　又曰上林令侯敏素謟事來俊臣妻董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敏獨得免

悉散珠玉　不受衣裳

通鑑呂祿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　齊書符承祖方用事親姻多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

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
樂妙與之衣裳多不受

預知虎步　自戒雞晨

通鑑桓元后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　續世說唐太宗嘗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豈敢與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

馮媛當熊　桓君挽鹿

漢書漢元帝幸虎圈後宮皆在熊佚出圈扳檻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何故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　列女傳鮑宣子永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長信婕妤　披香博士

通鑑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許后因廢考問班婕妤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赦之　又曰帝微行至陽阿主家悅

歌舞者趙飛燕名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姿性尤穠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才略惟車袖劍　肩輿抽刀

魏志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于都亭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縣尹縱之娥不肯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通鑑孫恩陷會稽王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立門手殺數人乃被執

平陽公主　誠節夫人

唐書公主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與紹發家貲招亡命渡河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平定京師號娘子軍　唐書鄒保英妻奚氏賊冦平縣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既而城孤援寡將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中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

皆補果毅　特封循

忠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　唐書默啜攻飛狐縣古元應妻能固守詔封循忠縣君　佐建功勛　與參謀議通鑑石勒妻劉氏有膽略勒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勛有呂后之風而不妒更過之　又曰朱全忠夫人張氏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參謀議或將兵到中途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　恨非男子　得守夫人唐書竇毅女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後適唐公李淵　下魏衛妻王氏事見前節烈類　錦繖夫人　繡旗女將列女傳馮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夫人至老未敗年八十而終　金史與李全戰者　文學詩成紈扇　句詠金釵樂府序班婕妤能文漢成帝寵之後幸趙飛燕婕妤自知見棄求供

養王太后于長信宮因為賦及紈扇詩　朝野僉載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為新妝詩有鳳釵金作縷之句

繡作龜形　書題鴈字　唐紀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　齊錄毛友龍達可未第時其內人寄以一詩有擬憑歸雁寄天隅之句

妻誄其夫　父和其女　列女傳柳下惠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　冷齋夜話王荆公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有詩寄荆公云云荆公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和其詩

織錦迴文　彈箏譜曲　上實淄妻蘇氏事見夫婦類　崔豹古今注邯鄲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之曲以自明焉

學擅文章　名垂金石　孔帖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隷　房璘妻

高氏筆畫道麗不類婦人歐陽公云予集古録已博矣而婦人筆畫名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書成東觀　詩約西池

列女傳班彪女名昭一名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作女誡七篇有助女訓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又作大家讚　隐居詩話王荆公夫人嘗有家詞約諸親游西池云待得明年重把酒那知無雨又無風

四百餘篇　二十八字

列女傳蔡邕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曹操問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罔有存者今所誦纔四百餘篇耳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遺悞　王直方詩話白鶴作詫風已秋不堪殘睡更迴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窻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初趙鰥居見此篇遂與之婚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兄稱博士 詩寄良人 魏書甄后年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曰汝當作女博士耶答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 南部新書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以詩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妻又寄以詩

稱徐惠妃 號女進士 唐書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遂上疏切諫 南楚新聞闕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對鏡圖形 援琴作歌 雲溪友議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知之乃對鏡自圖其形并作詩寄之楚材遂歸復為夫婦如初 風俗通百里奚去虞將適秦其妻以門關烹雞母餞之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因援琴撫絃而歌名扊扅歌 奚憶其事復為夫婦

文成女則 詞寄夫君 唐書長孫后嘗

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 西清詩話卯舜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咏為樂其女嘗作寄夫詩云薰衷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才著女官鄉稱閤老

語林宣德中女官王司綵著宮詞一首益咏永樂時權貴妃也妃朝鮮人善吹玉簫 又曰烏程沈氏名瓊蓮字瑩中聰慧善屬文入宮為給事中孝宗嘗試守宮論沈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為第一禁中稱為女學士鄉人稱為女閤老

序旌慈母 學代嚴師

又曰韓參議汝慶妻屈氏有詩才及卒女韓巽悲母集散失以書貽康對山乞序書云頤籍皮為楮削骨代穎以傳母集對山感其誠為作序表揚之 又曰孫文恪陞妻楊氏有才學能為詩麗而則于諸子孫為嚴師楊為工部員外應獬女文恪繼室四子皆至卿貳為夫人所出者二諸孫皆進士如游官至大學士

茂四德而蘭幽有馨　潔百行而玉立無玷 並王維集

珠玉滿堂不忘于澣濯　歌鐘成列載玩于圖書 沈雲卿文

象服之飾配德於山河　彤管之嚴比潔於圭璧 欒城集

賢婦人四

增永巷脫簪 通鑑周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跪于永巷

謀于桑下 左傳晉公子重耳過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謀于桑下蠶妾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必戒其夫 左傳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不從故及

耳忌和音 張華女史箴衛君嬙桓耳忌和音

樊姬諫獵 張敞傳楚莊王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肉

與之石窌 左傳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自徐關入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

磨笄自殺 史記趙襄子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宰人操銅斗擊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呼天磨笄自殺因以為其山名

射穿七札 列女傳晉平公使弓人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將殺之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如其言而射穿七札賜金三鎰

割歡同輩 張華女史箴班女有辭割歡同輩班女即班婕妤也

吟寄白頭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長卿消渴卒文君誄之傳于世

令嫺女誡 後漢書班

昭作女誡馬融善之令婦女習焉

執刀侍立

蜀志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氣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中心常凜凜

婦有四德

魏許允婦奇醜交禮後不復入房後至婦所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

兵守孤城

唐書李希烈謀襲陳州李侃為項城令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募死士固守賊遂去縣卒完遷侃為太平令

散財募兵

通鑑崔寧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以擊子琳破之子琳走

題詩返寄

元史吳叔仁業太學寄簡于妻韓氏韓拆簡乃白紙一幅遂題詩返寄之曰碧紗牕下拆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吳

大賞復寄以詩

賢婦人五

原詩齊王融秋胡詩曰日月共為照松筠俱以貞佩紛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千里空閨積思生　增百里奚妻扊扅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　唐楊容華新妝詩曰宿鳥驚眠覺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

去復徘徊　張揆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曰睽離已是十年强對鏡那堪更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進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宋王荊公女吴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寄荊公詩曰西風吹入小䆫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黄花　毛友龍未第其内寄詩曰别燭新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古在無　南楚材妻薛媛

對鏡圖形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寳鏡寒已經顏
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
却時展畫圖看　明沈瓊蓮贈弟詩曰自出辭家入禁
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
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年望汝題金
榜同補山龍上袞衣
原箴晉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
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

衣雖多無貴于色斜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

秋實氷壁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

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原贊晉左貴嬪楚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懐道行謡

妻亦氷清同味元昭遺俗榮津志逺神遼　又荆武王

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徼邈哉鄧曼心映禍

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賾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

梁妻贊曰遭命不辰逢時險乜夫卒莒埸郊弔不賓哀

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晉鈕滔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髫齔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温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悦憲章動導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藾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原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温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實備其體若夫柔恵清順中和聖善婦徳既備母道亦践志厲氷玉厥徳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内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增白樂天元夫人墓誌昔漆室緹縈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婦時亦無聞今夫

人為女則孝友為元氏婦則豐潔家祀為母則執書誨二子皆已通經女美如此婦德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

原書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孫夫人書曰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伏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幸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

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原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
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壻京殞沒京兄弟三人
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胥嗣之繼憐貨其父母
之資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
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于今五十
餘年矣詳觀古之遺烈書於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
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

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益草萊之婦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長于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説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形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

增誄柳下惠妻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恵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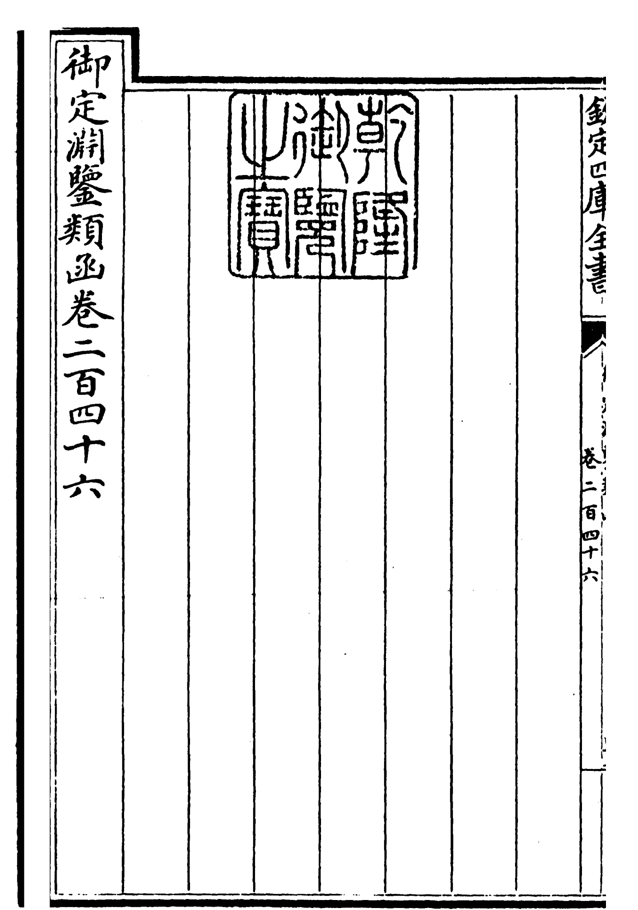
惡婦

原貪錢世說王衍雅尚淡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舂穀管子女三嫁入於舂穀言由是不貞順也　奇衺周禮奇衺媚也　陰訟謂爭中冓之言　怨耦怨耦曰仇

乘夫詩乘陵也　豔妻之煽詩豔妻煽方處　牝雞之晨書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防猶不至禮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謂不親于夫不孝于舅姑

近則不遜論語女子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庸奴其夫見慢夫類　不宜其妻禮不宜其妻宜善也　婦順不修禮記　婦怨無終左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不思淑女之章詩窈窕淑女　且壞夫人之法世說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魏淳耀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

人部六 妒婦 寡婦 喪妻 後妻 妾

妒婦一

增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注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也 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注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稱願之 詩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 史記曰女無

美惡入宮見妒　又曰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戰國策

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山海經

曰太室山有木葉如棃而赤理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妒

妒婦二

原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漢書曰陳后寵衰妒

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呂氏妒戚夫人髡鉗赭

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燻耳飲瘖藥名曰人彘　又曰

廣川王去嘗有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愛之立爲

后又有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

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

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户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

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

其主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𧕿其身更擊之

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

杙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覩糜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

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産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遥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

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妒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詳赦宥　妒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姸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别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覩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黄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

乃以左手拳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以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王大羞慙　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輙令兩手各捉緦踊元直遇見婦捉緦踊欲成衣謂當與巳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世說曰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抜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砍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

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于家為琰富貴更娶妾故也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增山堂肆考曰晉武帝太原中詔選良家以充後宫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妒不取端正美好惟取長白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

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　世説曰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本事詩曰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内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唱迴波詞曰迴波爾是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内裏無過李老韋后色意自得以束帛賜之　天中記曰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製以掩點跡大歷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稍不如輒印

面故有月點錢點

妒婦三

原道苦　種妒　夫婦之道苦苦謂不至不荅　晉書武帝欲爲太子納妃帝曰賈氏之種妒而少子　被傷　告絕　晉書祖約妻無男性妒約亦不敢違常夜寢於外爲人所傷疑妻所爲求去職不許劉隗劾曰約新荷殊寵當敬以直内而恚生婢妾身被刑戮宜貶出帝不罪　又曰謝邈字茂度妻鄭氏妒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仇元達爲之作遂斥元達　增髠頭　劓鼻　魏志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未殯殺其寵妾五人以爲死者有知恐見紹於地下乃髠頭墨面以毁其形　朝野僉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怒劓鼻斷巽髮帝怒斥公主爲縣主駙馬左遷

怒斫桃花　命賣皁莢　潛確類書武陽女嫁阮宣性絶妒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灼爍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令奴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宋書豫章内史劉休妻王氏妒帝聞之賜休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皁莢掃帚以辱之

龍騰井上　獅吼河東　南史梁郗皇后酷妒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東坡居黄岡與陳季常遊季常自以飽叅禪學其妻柳氏悍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見圖愈疾　誦賦沉身　齊書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愛之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瘵使嫗姆示妃妃見唾

之罵曰故宜早死于是思情即歇疾亦徐差　雜俎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妻曰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於津而死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為神矣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婦人渡此水者皆壞衣素妝然後敢濟不然風波暴發若醜婦雖妝飾而神亦不妒也又并州壽陽縣有妒女廟蓋介之推妹也

孝標三同　文

穆四畏　梁書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媿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有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坷三同也　聞見録宋王文穆公夫人悍妒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推婢入墓　賜姬出宮　晉書干寶字令升父瑩有寵婢母甚妒父亡母乃推

婢入墓中經十年母亡開墓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有吉凶事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復生子寶嘗作無鬼論至是始悟幽冥之理作搜神記三十卷　唐莊宗有愛姬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問曰爾新喪婦復娶乎吾助爾聘后即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姬肩輿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自得者累日

銀盆綵緞　高髻濃妝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妻張氏妒悍業憚之烈祖嘗命元皇后詔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婢妾何拘忌如此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篤馬未竭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緞賞之　雜俎房儒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高髻濃妝一婢新妝稍佳崔氏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

之及痂脫瘢如妝焉

妒婦四

增后妒玉人 拾遺記蜀先主以玉人置甘后側玩之后亦妒玉人 **令茹鶬鶊** 武梁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郗后所察動止皆隅拗憤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曰臣讀山海經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膳妒減半 **坐幔出妓** 南史梁柳惔性愛音樂而畏憚其婦女妓精麗者畧不敢仰視僕射張稷與惔狎而爲惔妻賞敬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隅幔坐妓然後敢出惔因得留目 **金瓶賜酒** 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勅賜二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氏拜

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相與輔翼遂致榮宦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乃飲盡然非鴆也睡醒帝曰人不畏死朕亦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稱臙脂虎陸慎言妻沉慘狡妒吏民稱曰臙脂虎

妒婦五

原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曽勿是志寧彼冶容安此妒忌 唐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又怨歌行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宋蘇軾書孫公素扇詩曰披扇當年笑温嶠

握刀晩歳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原賦梁張纉妒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以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隅帳而窺屏或覘窻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忽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或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産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

寡婦一

增書曰惠鮮矜寡　禮記曰寡婦不夜哭　家語曰昔東彛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子曰思女不夫而死　淮南子曰以養孤孀

寡婦二

增家語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自牖

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矣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子弔見其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丁我出自桓又筮之不吉崔子曰嫠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又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

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禽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歸二子于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又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列子曰愚公謀乎太行之險京城之孀婦有男往助之

寡婦三

原染竹　遺穗　湘川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成斑而死也　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共牢　同穴　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　詩死則同穴

增從子　報讎　禮夫死從子　莒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詳報讎

栢舟詩　黃鵠歌　詩注栢舟共姜自誓也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黃鵠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征夫馬　寡婦船　張籍詩雙鬟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肯隨今日軍迴身獨沒去時鞍馬別人騎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持泛巨川來時烘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門號義桓

屍還陰氏 漢書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慼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曰行義桓嫠 下陰喻妻事見前

辭侯郊弔 **為夫稽顙** 杞梁妻事見前 禮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謳歌醉宿 **永日經年** 漢書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宗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醉宿免歸 陳子昂詩孀居永日蓬首終年

家專丹穴 **躬建墓碑** 漢書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者數世家亦不訾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劉禹錫史僕射墓碑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殁至葬

當門戶脩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也

寡婦四

原天窮禮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也　晝哭禮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曰知禮也　不夜哭禮寡婦不夜哭　未亡人寡婦自謂未亡人　城崩琴操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尸于城下哭之道路聞之皆揮淚十日而城崩壞　孤鸞舞鏡事文類聚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

寡婦五

原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

為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增衛敬瑜妻孤鴈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張說詩曰緑流茂滋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

增歌魯陶嬰黄鵠歌曰黄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

宿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泣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原賦魏文帝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是賦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懽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

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内惆悵兮自憐　王粲寡婦賦曰闔門兮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戸與之歩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兮數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憯結兮增悲　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

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
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卻埽䰟孤煢
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元帳以素幃含悽悴以何訴
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
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
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
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轜於門側
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絶而不傷自銜恤

而在疚履冰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牖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于幽冥　晉潘岳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子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于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蒸甞以效順供灑埽以彌載榮華曄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寃其

誰告提孤狖以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幬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猶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氷雪霏霏而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怳惚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涕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

躬兮孤弱頋稺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虚兮失翼

喪妻一

增詩序曰喪其妃耦　禮記曰為妻喪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喪妻二

增南史曰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北史曰李彖述子也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

從容樸素有名于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舊唐書曰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

喪妻三

原鼓盆 舞鏡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 孤鸞念其雌見鏡而舞 行志

傷神 後漢書符融貧妻亡無以殯斂鄉人欲爲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世說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嘗病熱奉倩恒以冷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

神未幾奉
倩亦卒

失儷　悼亡　失其伉儷　文選
潘岳有悼亡詩　歎難得

復何恨　晉書荀粲字奉倩娶曹洪女卒歎曰佳人難
再得　張璠漢記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

臨殯曰幸不爲
夭折復何恨　倚戶觀化　並杖蒙譏　莊子　王龔
妻亡與諸子

並杖行服
時人譏之　孫楚爲詩　梁龕宴客　世說孫楚妻亡至
祥服乃爲詩以悼

之以示王武子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
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晉書盧江太守梁龕明日

當除婦服今夕請客奏妓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同
會司直劉隗奏曰夫嫡長妻子皆杖暮宴朝祥慢服之

愆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
有喪吉會非禮宜奪俸一月　孫權勸婚　楊秉不

娶　吴志孫承字仲嗣喪妻父昭欲爲索諸葛瑾女孫權
聞而勸之遂爲婚　後漢書楊秉早喪夫人不娶

增葬玉埋香　繩牀經案　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葬玉鬱鬱埋香之語　唐書王維退朝之後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室中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

自比曾參　南齊書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不復重娶自比曾參

獨哀賢后　唐書長孫后薨太宗曰內失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

臼中無釜　篋裏陳衣　酉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歸妻已卒　韓愈丈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衣服櫛珥鞶帨於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陳之抱嬰兒以泣

辭宗正之命　郗昆弟之情　吳志陳化字元燿汝南人為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為

鑑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賢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權不違其志 後漢書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娶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 帷軒夕改 軿輅景遷 靈衣虛襲 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 匣有遺絃 俱宋謝莊殷貴妃誄 美玉穢顏 明珠晦色 張燕公碑 葉飄辭樹 雲斷別根 白侍郎文 鏡下孌臺 衣緘全笥 類要

喪妻四

原無告 禮私喪妻喪也 私喪 曾參不更娶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 犯禾葬 季子皐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吾為邑宰於斯

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王駿不再娶 漢書王駿妻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何敢再娶

不行服 後漢書陳蕃喪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許劭不往或問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不可造

豈違心 魏志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

不御肉 晉書劉實字子貞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實不以為意

德宮之喪 潘岳誄楊仲武曰德宮之喪謂喪妻也

增哀篤瞽妻 蘇東坡集劉廷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廷式倅密州妻死踰年而哀不哀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軾深感其言

喪妻五

原詩晉潘岳悼亡詩曰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凉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又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

飛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梁江淹悼室人詩曰佳人永暮矣隱憂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醽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又曰秋至擣羅紈淚滿未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為誰來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苔鬢局將成篠帶減不須摧我心若涵煙葐蒀滿中懷　又曰總塵歲時阻閨蕪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杼音涼謁漂虛座清香盪空琴蜻引知寂寥蛾飛測幽

陰乃抱生死悼豈伊離別心　增唐白居易悼亡詩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空房不見人　又感月悲逝者詩曰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畫堂前　又舊房詩曰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幃半故簾旌斷仍是秋寒欲夜時

原賦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遭兩門之不造備荼苦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

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返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顔問筮賓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轜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好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氷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幃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

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鐀生塵兮酒停
樽春風兮泮氷初陽兮戒温逝遥遥兮浸遠嗟煢煢兮
孤魂　增唐劉禹錫傷往賦曰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
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
還露迎陽而易晞悒已甚矣難絶見無期兮永思我行
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覿于途禅販之
夫同荷均挈荊釵布襦羽毛之畨鱗介之微和鳴灌叢
雙泳漣漪莞蒬伊蟲蠢蠢伊豸游空亢深両兩相比何

動類之萬殊必雌雄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　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絃柱絶瑶臺傾兮鏡匳空空爐委灰虚幌多風隙駒晨轉窻蟾夜通步摇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蚷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儷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翩于是非求僁窣于宜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怳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

原辭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于爾躬　增又　闕

傷春辭曰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憶其尚存役魂魄于宵夢兮追髣

鬅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不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眞

後妻一

原蒸棃出婦　掇蜂譖子

曾參武城人後母遇之無道其妻蒸棃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荅曰蒸棃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道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妻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尹吉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之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感悟遂射殺其妻

子死棄市 吏按免官晉書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 後漢書龎參爲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中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策免

增鴈行執禮 翟衣出嫁晉書列女傳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瘞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是元妃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耶于是遂備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 新唐書竇懷貞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輙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國奢懷貞軒然不慚以自媚于后

以爲繼室 遂遺後妻唐書許敬宗嬖其婢以爲繼室假姓

虞婚德　李德武坐事貶嶺南妻裴氏嫁方踰年父矩表離婚德武許之裴氏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不能奪德武于嶺南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守節遂遣後妻復爲夫婦

後妻二

原繼室　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藕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工縑　古詩新縑故人工織縑人工織素

閔子單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喪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歸持後妻兒子衣甚溫謂其婦欺已去之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黙然

薛包出　漢書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詳繼母

尹氏不言　晉書涼武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元盛繼室以再醮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已所生

妾一

增說文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又曰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左傳女爲人妾妾不聘也　彚苑曰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　師古曰姬者本國之姓貴于諸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後因總謂衆妾曰姬　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又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又

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　禮記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又曰妾有子而爲之緦　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左傳曰御置側室　晏子曰内寵之妾肆奪于市　六帖曰官女妾也　彙苑曰庶人嬖妾

妾二

增左傳曰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

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子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又曰遂氏之女爲僖子副妾故納泉丘之女以副助之　又曰齊侯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列子曰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居之　漢書張蒼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趙飛燕外傳曰伶元之

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元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元因作飛燕外傳　酉陽雜俎寺塔記曰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　舊唐書曰大歷中崔寧代杜鴻漸爲節度使寧入朝以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得

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

外史檮杌曰潘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寔靳之

龍川志曰眞宗臨御中外無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金三千兩

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　别録曰韓魏公至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静之樂也　山堂肆考曰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螯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摇日舞罷花枝蜂入懐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合璧事類曰宋子京出知城都帶唐書于任所

删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近覲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内寵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妾各送一枚凡二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不敢服忍冷而歸

妾三

原當夕 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 問辰 又曰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謂 衣帛 國語季孫相魯無衣帛之諸侯也 織蒲 妾 通鑑臧文仲妾織蒲

增列屋 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

侍爭妍
而取憐

綠珠　碧玉

本傳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一斛買之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譖于趙王倫收兵忽至崇曰我為汝獲罪綠珠曰願效死君前遂墜樓而死　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寄之末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碧玉見詩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諷羅吉告知之遂族誅之

桃葉　柳枝

古今樂録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苦我自迎接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在金陵秦淮口不用楫謂横波急也　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别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並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追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追獲詩曰别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

桃園裏住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苑矣

易馬　隨鴉

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伎善四絃者換紫叱撥馬　今是堂手録杜大中自行伍為將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戕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上有紙頗佳書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鴉之句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于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主書　誦賦

蜀志劉琰字威碩婢妾十人悉教讀書能誦魯靈光殿賦　唐書韋陟字安卿遷吏部常以五彩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荅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嘉之號郇公五雲體

辨玉　捧金

石季倫愛妾名翾風年十五容貌無與比者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其出處者乃使翾風辨其聲色並知其出處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

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王聲輕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 本傳韓翃妾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髮毀形寄居法靈寺肅宗反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詩贈之柳氏捧金嗚咽報以詩無何為番將沙叱利劫歸虞候許俊徑造其第出翃札示之挾之跨鞍馬以歸韓氏

琴容 香兒

麗情集柳宜城愛妾善撫琴字琴容 又曰元載侍姬薛瑤英幼以香屑飲啖之長而肌膚香潤故謂之香兒

王女 雪兒

南齊書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啟謝世祖曰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王女美王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 北夢瑣言李密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詩句奇麗有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原歸不隨 命必殉

枚乘孽子皋之母為小妻乘東歸不肯隨乘 左傳魏武子有賤妾疾曰必嫁是女及疾甚曰我死必以為殉

及卒子從治命嫁之 **犇孟僖** 泉丘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犇于孟僖子 **毒彭祖** 漢宣帝時張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爲小妾所毒 **制緦麻** **爲齊線** 車肩上言喪服禮制庶子爲母緦麻三月傳曰尊非爲體 禮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線有若曰爲妾齊線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皆爲吾妻也丈過之言 **服長子** **祔女君** 禮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將服君之正統 禮妾祔妾祖姑無妾祖姑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注曰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下女君一等 **屈節汝家** **受笞主父** 晉書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求絡秀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顗顗長母曰吾屈節爲汝家妾不與我爲親吾亦不惜餘年顗等從命李氏始爲方雅之族 戰國策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吏其

妻私人夫至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殺主父於是佯僵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僵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受笞此忠信而得罪也

如婦事姑　出妻寵妾

晉書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夫人夫人不荅拜新禮亦宜荅拜摯虞議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賤也宜不荅拜　魏氏春秋鍾會母寵于父繇繇出其夫人太后為言文帝詔復之繇憤恚餐椒致噤乃止

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

世說晉王處仲敦荒恣于色體為之疲左右諫之敦曰吾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齊書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慾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

桃口柳腰　仙姿玉質

雲溪友議曰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

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悢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歌 唐書元載寵妾薛瑶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迴面避之 聞聲足矣 南史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內妓每行至琨 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客皆笑琨容色自若 天寶遺事寧王有寵姬美姿色善謳唱客莫得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今酒肴醉飽羣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不示于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于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足矣 別成玉佩 故整金釵 綠珠傳石崇美妾千人擇數十人妝束一處忽使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結繞檻而舞 吟聦敘錄李愿家有一姬名真珠自謂女寶後爲牛僧孺侍妾有殊色盧肇至僧孺奇其文延于中寢會眞珠沐髮方

以手捧其髻插金釵于兩鬢間僧孺曰何妨一
咏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居燕子樓　游鶴林集　長慶集尚書張建封納歌姬關盼盼
于燕子樓公歿盼盼念舊愛不嫁居
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賡和之復贈一絕盼
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世之後以我
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怏
怏旬日不食而卒　古今詩話趙嘏浙人有美妾泊計
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妾爲鶴林之遊州帥見之掩
爲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
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
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遣還

善鼓箜篌　誤驚鸞板　洛陽伽藍記徐月華本高陽王雍妓善彈箜篌能爲
明妃出塞之曲後嫁爲衛將軍原士康側室近青陽
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成市徐嘗語士
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修容能爲綠水

歌艷姿善火鳳舞士康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馬

侯鯖錄宋宰相綦碓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妾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慧甚公每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感傷成疾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痺江水同渡不同歸悒悒不樂久之亦終

六郎容範

通幽記哥舒翰有愛妾曰裴六郎容範曠代無善歌舞

四妾聲歌

元楊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别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里家畜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枝皆善音樂每乘画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邀致

嘗歌金縷　能銜玉簪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辭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錡叛没入宫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

南史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

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　浮花浪蕊

白藕玉梅　耆舊續聞蘇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死于嶺外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家有十姬皆絶色名粉兒者尤艶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銷魂也

枕藏玉馬　帳處金絲　宋沈攸之爲荆州刺史厩中有羣馬每夜輒騰擲驚嘶攸之令人于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起軼如飛掩之不及視厩猶闔從入閤内問内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緑繩穿之卧則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跡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　杜陽編薛瑶

英元載之姬處金絲之帳郤塵之褥褥出句驪國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重摶之不盈一掬以體不勝衣故於外國求是服也

鶯鶯燕燕 田田錢錢 隨隱謾錄錢塘范十郎二女俱爲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早世次曰燕燕與羣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樓墓廬羣妾散燕獨不忍去十餘年陸死自鬻以葬焉嗚呼豫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燕得不賢于讓哉 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嘗代棄疾荅尺牘

妾四

原脅爲夫人 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媵之先者注公聘楚齊君媵脅公以爲夫人也

不可爲姒 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

不

可爲主 劉輔上書于成帝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增稱雷尚書 世說王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隔簾奏樂 南史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有被服每有客嘗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妓女

犀帶易姬 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歌妓唐鎬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鎬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一日出姬解帶以骰子較勝負數廵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女歌一曲而別嚴悵然久之

炎海清涼 東皐雜錄王定國嶺外歸出歌妓勸蘇東坡酒坡作定風波詞並序曰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遂贈以詞有炎海清涼之句

翠翹婉媚 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善畫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曰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侍姬訴客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會出家姬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擁之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邪令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眞珠百琲 石季倫嘗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妾五

原詩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曰未央才人中山孺子一笑傾城一顧傾市傾城不自美傾市復為容願把陵陽袖披雲望九重 又曰如姬寢臥内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風落芙蕖子瑕

矯後駕安陸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梁吴均去妾贈前夫詩曰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凰簪落髮蓮花帶緩腰腸從别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饒　梁簡文帝詠人棄妾詩曰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鵠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梁元帝代舊姬有怨詩曰寧為萬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斂啼紅

拭復垂誰能巧爲賦黄金妾不貲　王僧孺爲何遜舊
姬擬上山采蘼蕪詩曰出戸望蘭薫褰簾正逢君斂容
裁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
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
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
與君裘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
君高堂還值妾妍妝罷曲房褰錦帳迴廊步珠屣玉釵
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盼千金買　又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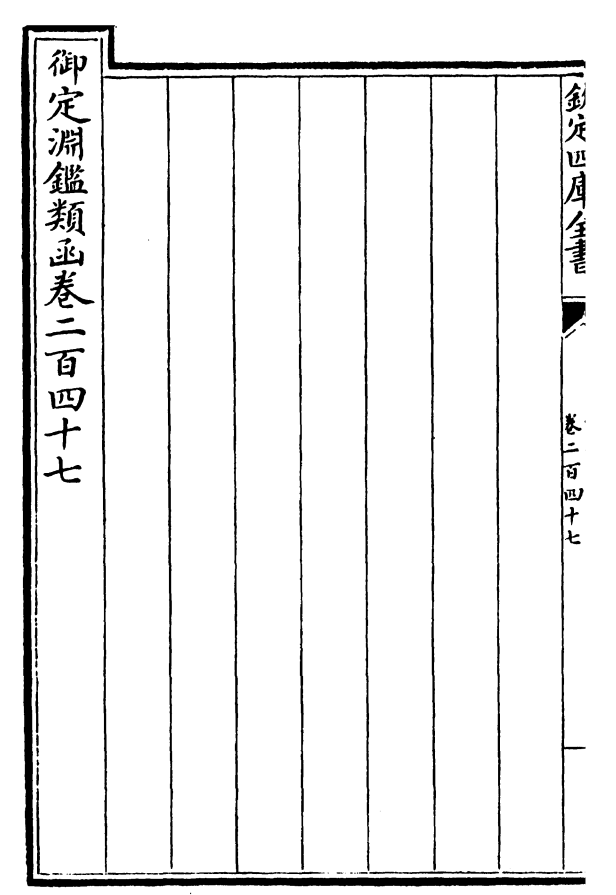
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盼非無以斜眉幸相矚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醁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怨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幃名香不可得何見反䰟時 增晉翺風怨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楊炎贈薛瑤英詩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

不勝春　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曰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　唐杜牧感杜秋娘詩曰椒壁懸錦幕鏡匳蟠玉螭月上白壁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闇把紫簫吹燕媒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　宋蘇軾贈張子野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

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别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縁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增詞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凉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

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七